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二至七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孫廷玉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七十二 起閼逢執徐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

帝名曙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母曰仙遊縣君任氏明道元年正月三日生於宣平坊第初王夢兩龍與日並墮以衣承之復戲於空中其一龍視王曰吾非王所能有也及帝生赤光滿室或見黃龍遊光中四歲仁宗養於內寶元二年豫王生乃歸濮邸帝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

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景祐三年賜名宗實授左監門衛率府副率累遷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嘉祐七年八月立為皇子改今名

治平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戊戌太白晝見　景靈宮使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宋庠請老帝初即位以大臣故未忍遽從乃命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晚愛信幼子頗致物議至是諫官呂誨請敕庠不得以二子隨帝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從之乎　癸丑詔減壽聖節所賜師號紫衣祠部戒牒故事聖節所賜三

百道而貴妃修儀公主猶别請至是減為二百而别請者在數中　甲寅雄州奏歸信容城縣報契丹追賊有七騎奔入南界逐出之詔河北沿邊安撫司北界賊盜來奔即逐出若有刼畧捕送本國如婦女老小避賊入境善諭遣之　知唐州司農少卿趙尚寛再任歲滿特遷光禄少卿賜錢二十萬復留尋以母喪去尚寛在唐州前後凡五年先是言事者屢以守令不久為患朝廷立再任之法而罕有應詔者獨尚寛修舊起廢興輯勸

課有實效焉　同知諫院呂誨奏先朝兩府及臺諫官奏對即左右近侍悉引避於兩廡故從容論議事無洩於外者臣近登對皆不引避立於殿隅板門之内欲乞指揮自令引避如故事從之　辛酉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當配何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翰林

學士王珪等議唐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錄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今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議謹按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嚴祖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

哉我將之詩是也真宗則周之武王仁宗則周之成王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康以嚴父之故廢文王之祭而移之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祭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漢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最為近古而合乎禮唐中宗時則以高宗配在玄宗時則以睿宗配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

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當真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顧詔有司博議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禮院再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以為珪等議遺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獻議曰在易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然則祖考配帝從來遠矣臣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皇帝配饗

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放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皇帝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為失禮導陛下為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為甚知諫院司馬光吕誨議曰孝子之心孰不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之以證聖

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景祐中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上帝亦未失古禮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恐於祭法不合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孫抃等奏謹案易稱先王作樂崇德

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祖考並可配天符於孝經之說不可謂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郊與明堂而不同位不可謂嚴父嚴祖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為無說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泰安者四十二年功德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帝甚非所以宣章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舊典博考公論敢以前所定議為便詔從抃等議考異李燾曰王疇議實録本志及會

要並不載今於疇傳內掇出增入詔文云臺諫講讀再詳定孫抃講讀官也王疇臺諫官也司馬光諫官也

二月戊辰命韓琦提舉修撰仁宗實録　令西京左藏庫副使緣界河廵檢都監趙用再任從高陽關使及河北縁邊安撫司之請也用才武果敢而熟邊事北人以鹽船犯邊禁者用剖船而沈之北人畏用以其出常乘虎頭船謂之趙虎頭　己卯詔春分祀高禖罷用弓矢弓韣進酒胙及宫人飲福受胙之禮以在諒闇故也

三月丁酉朔詔三司用内藏庫錢三十萬貫修奉仁

宗山陵依乾興例蠲其半餘聽漸還　命入內都知任守忠權戶部副使張燾提舉三司修造案勾當公事張徽作仁宗神御殿於景靈宮西園殿成名曰孝嚴別殿曰寧真燾因請圖乾興文武大臣於殿壁繪像自此始京師賦麴於酒戶有常籍無論售與不售或至破産以償燾請廢歲額嚴禁令隨所用麴多寡以售自是課增數倍嘗與三司使議鑄錢事帝詰難皆不能對燾徐開陳帝是之既退令左右記姓名燾亢兄子也　司馬光

言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為仁宗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今濮王既没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内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以叶天下之望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

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光又言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嘗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一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也今陛下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

時宣召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他日光進對又言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萬一兩宫有隙陛下以為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將何以慰天下之望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今陛下即位將近朞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

非有所予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為常威福之柄寖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黒取捨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為未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寖久釁𨻶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光尋以言不用懇求外補帝令宰臣宣諭曰卿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供諫職未須求出光復奏臣鄉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羣臣躬親政

事若不能行此二者臣雖日侍丹扆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懽欣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

呂誨言臣聞近日聖體平復中外均慶而萬幾之事未聞親決議者謂陛下避讓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為順敢不為陛下委細陳之且以兩漢而下母后臨朝者衆皆嗣君沖幼親為輔翊並坐簾幃之下專其聽斷幼君既長故有復辟之議今日之事有異於是先帝拔

陛下於宗族之中以賢且長付託之意正為今日也當
陛下違豫之時非皇太后内輔則政無所寄大臣建策
於國忠也然而陛下臨朝御前殿百官朝罷兩府大臣
方至内東門是綱領柄權皆在於手陛下自未專決何
所待也臣伏望宸衷感悟無以此為念唯内勤孝養奉
中宫盡禮則婦姑之情相接母子之愛益親躬脩政務
操持威福日與近臣講求治道事無過舉體斯為順自
然皇太后慰安恩意無間燕適深宫優游清淨含飴弄

孫不復關政豈非皇太后之心耶誨遂言於皇太后曰恭以殿下保祐聖子積三十年輔翊又逾期歲寰宇寧泰廟社安固慈恩至矣聖功大矣然以萬幾浩繁殿下勞身焦思曾未少休非所以燕怡福壽之本也況皇帝躬親治事勤勵如此在於聖慮應已慰安臣愚以謂東殿簾幃宜五七日一御咨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均服逸於朝政之道亦無所損　夏四月辛未詔以河北州縣官吏補義勇不足令轉運司劾治都轉運使趙抃請

以歲盡為限不足乃劾治詔從之其河災州軍令以漸補初抃至大名時賈昌期以故相守魏抃欲按視府庫昌期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公雖欲舉職恐事無比奈何抃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期初不說及是官吏以募義勇不足當坐者八百餘人抃奏請寛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期乃媿服　丁丑權御史中丞王疇上疏請車駕行幸以安人心於是執政及諫官相繼有請上曰當與太后議之

韓琦以白太后太后曰上疾新愈恐未可出琦曰上意
亦自謂可出矣太后曰令素仗皆未具更少須琦曰此
細事不難辦也乃詔有司擇日以聞　先是司馬光言
前代帝王升遐後宮下陳者盡放之出宮還其親戚所
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
欲清約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享國日久
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衆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
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

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并職掌文字之人其餘皆給與粧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册亦聖朝一美事也癸未放宫人三百三十五人　甲申御邇英閣上諭内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講讀官久侍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上命毋拜後遂以為常上自即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每不喜進藥吕公著講論語子之所慎齋戰疾因言人之疾病常在乎飲食起居

之間況於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為宗社自愛不可不謹上納其言為之俯首動容　司馬光言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旬浹至今車駕未出衆論狐疑皆云事將中輟臣愚以為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内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揀時日伏望陛下斷自聖心於一兩日間車駕早出為民祈雨以副中外顒顒之望甲午祈雨於相國大清寺醴泉

觀帝久不豫至是士庶瞻望驩呼相慶　己亥詔自今水旱命官禱於九宮貴神從胡宿言也　丁未命天章閣待制呂公著同修起居注邵必編集仁宗御製　戊申皇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還政先是上疾稍愈自去年秋即間日御前後殿視朝聽政兩府每退朝入内東門小殿覆奏太后如初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所乃因帝祈雨還令御寳更不入太后閤嘗一日取十餘事稟上上裁決如流悉皆允當琦退與同列相賀因謂

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即合求退顧上體未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太后請一鄉郡須公等賛成之於是詣東殿覆奏上所裁決十餘事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既退琦獨留遂白太后求去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我當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章疏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

琦即厲聲命儀鑾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微見太后衣也考異李燾曰太后還政撤簾事據蔡氏直筆邵氏見聞録并參取韓琦家傳及王岩叟别録其家傳所載太后不樂還政等語皆虧損聖德且非事實今並削去直筆誤云琦告樞相文彦博亦不取嘉祐初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私與樞密院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令兩府合議者琦未嘗詢於弼也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遽撤東殿簾帷弼大驚謂人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敢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與弼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

顯言於衆弼自是怨琦益深考異李燾曰富弼怨韓琦事據司馬氏記聞邵氏見聞録稱富弼謂韓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恐弼初無此言也庚戌上始日御前後殿如故　御史中丞王疇上疏請詔二府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歲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衛之等威百司供擬之制度他時尊稱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典凡可以稱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章大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德昭於天下矣帝從之即日詔中書樞密院參議尊崇皇太后儀範以聞　辛亥

上問執政積弊甚衆何以裁救富弼對曰須以漸釐改又問以寛為治如何吳奎對曰聖人治人固以寛然不可以無節又問前代宗室弼對曰唐時名臣多出宗室奎曰祖宗時宗室皆近親然初授止於殿直侍禁供奉官不如今之過也朝廷必為無窮計當有所裁損　壬子詔皇太后令稱聖旨出入唯不鳴鞭他儀衛如章獻明肅太后故事有所取索本閤使臣録聖旨付所司其属中書樞密院使臣申狀皆覆奏即施行　丙辰上皇

太后宮殿名曰慈壽加宣徽北院保平節度使判鄆州曹佾同平章事初議除拜上以問宰相韓琦琦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以問樞密使富弼弼對如琦遂降制而太后持其制弗下上固請久之乃許考異李燾曰司馬光記聞載韓維說慈壽將歸政潁王謂維及孫思恭曰慈壽欲為曹佾求使相二人不應王竟使王陶達意於政府果得之按實錄佾制下太后猶持之不知求使相果太后意否當考學士院奏詳定改律勅官文書與御名同者凡二十字餘令依此以音義改避從之　壬戌以帝康復命輔臣謝天地宗廟社

稷及宫觀　癸亥宰臣韓琦等奏請尊禮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詔須大祥後議之　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竊聞道路之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懃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違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宫省之内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諜一則欲詐效

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利禄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
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
已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闚覘掇拾絲毫之失無不納於
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
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
使兩宫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於外朝野之士
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殿下濬發慈旨卓然
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

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臣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遠斥其人勿置左右使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則殿下坐享孝養眉壽無疆國家乂安名譽光美矣　閏月癸酉步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知雄州趙滋卒贈遂州觀察使滋在雄州六年契丹憚之北嘗大饑舊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嚴戰卒舊不服役滋役使如廂兵莫敢有言繕治城壁樓櫓至於簿書米鹽皆

有條法性尤廉謹月得公使酒不以入家然傲愎自譽此其短也　戊寅上問執政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富弼對曰明皇初平内亂勵精求理委政得人所以治安末年任非其人遂致禍亂人主惟在擇人決不可使姧人當國事也吳奎曰明皇用王忠嗣統制萬里可矣安禄山之桀黠亦令統制萬里安得不兆亂乎上皆以為然　已丑以御史中丞王疇為翰林學士召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知瀛州唐介為右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上面諭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先是翰林學士馮京數請解開封府事補外上問輔臣曰京曷為求去韓琦曰京領府事頗久必以繁劇故求去耳又問京為人何如琦曰京在開封府歲餘處事無過又問賈黯何如人歐陽脩曰黯為人剛直但思慮或有不至耳琦因言羣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於進退實係天下利害惟陛下以此為先不可不察也上然之　夏六月己亥進封皇子忠武節度使同

平章事淮陽郡王頊為潁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增置宗室學官詔大宗正教授有不職者察舉以聞

癸卯貢院奏准皇祐四年詔娶宗室女補官者不得

應舉按貢舉條制進納及工商雜類有奇才異行者亦

聽取解今宗室壻皆三世食禄有人保任乃得充選比

工商雜類納財受官流品為勝豈可以姻連皇族遂同

贓私罪戾之人乞許其應舉以廣求賢之路從之　贈

仁宗昭儀俞氏貴儀翌日又改贈賢妃　丙午宰臣韓

琦等表請序位在頼王下詔答不允　上既命增置宗室學官以謂宗室數倍於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丁未復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以左龍武衞大將軍寧州防禦使宗惠為懐州團練使領其職且降詔申警之宗惠允升子也上在藩邸凡宗室人材能否皆詳知之頗賢宗惠故擢用焉謝日告以選任之意宗惠乃即所居築堂曰聞義日與學士大夫講肄其間以身倡率宗屬兩召對延和殿許條奏朝政由御藥院進入　戊申詔

大勑繫位皇子項在富弼上顥在宋庠下　辛亥詔增邈川首領唃厮囉年賜又增其妻子孫及親信穹廬官封　作睦親廣親北宅於芳林園徙宻州觀察使宗旦等七人而其後有求徙者又廣宅而徙焉　知太原府陳旭言母老請揚湖越一州庶便奉養上以邊臣當久任難於屢易不許　乙卯上謂宰臣曰程戡何如人對曰戡在鄜延已三歲習邊事上曰延州都監高遵教卒戡數言其能績乞加贈恤此高瓊族子朕知其為庸人

也哉必以后族故耳大臣苟若此朕何所賴焉　戊午以淮陽郡王府翊善王陶為潁王府翊善賜金紫淮陽郡王府記室參軍韓維為直集賢院諸王府記室參軍侍講孫思恭為直集賢院諸王府侍講初淮陽郡王將出閤以陶等為翊善記室侍講至是進封潁王而東陽郡王顥又將出閤故遷陶命兼翊善東陽而維思恭為兩王記室侍講潁王性謙虛眷禮宮僚遇維尤厚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於起拜進止緩急皆陳其節一日侍

王坐近習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王有媿色亟令毀去上始疾甚時出語頗傷太后太后泣告輔臣并咎兩王維等極諫曰上已失太后歡心王盡孝恭以繼之猶懼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禍矣王感悟他日太后謂輔臣曰皇子近日殊有禮皆卿等善擇宫僚所致宜召至中書褒諭之曹佾之除使相也王欲使維等傳太后意於輔臣維及思恭不可王卒使陶言之維及思恭戒王曰陛下親總萬幾内外上下事體已正王當專心孝

道均養三官而已他勿有所預也考異李燾曰曹佾除使相在五月丙辰維戒王事據司馬氏日記舜靴事據邵氏見聞錄然日記言太察察今畧加删潤 辛酉太白晝見 太常寺奏仁宗配享明堂奠幣用誠安之曲酌獻用德安之曲 駕部郎中路綸獻其父振所撰九國志五十卷詔以付史館振在真宗時知制誥九國者吳楊行密南唐李昪閩王潮漢劉崇南漢劉隱楚馬殷西楚高季興吳越錢鏐蜀王建孟知祥也 壬戌歲星晝見 癸亥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余靖卒三司使蔡襄為靖

言特贈刑部尚書謚曰襄　秋七月庚午詔自今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從京東提點刑獄王綱所言以重長民之官也　丙子以邈川首領唃厮囉子誠州團練使董氊為順州防禦使　八月丙辰以宣政使入内都知安靜軍留後任守忠為保信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初上為皇子令守忠宣召守忠避不肯行及上即位不豫遂交搆兩宫間於是又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因受賞賜司馬光呂誨交章劾之光言守忠有

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慢為姦恣橫不法事不可勝言伏望陛下盡發其罪明示四方斬於都市以懲姦慝帝納其言翌日遂絀守忠

考異李燾曰文潞公私記治平元年八月諫官司馬光呂誨言入內都知任守忠交鬬宮闈光又疏其十罪乞斬之時富弼為樞相乞行諫官之言英宗命竄逐之弼與中書同奏事殿上宰相韓琦進曰陛下登極之時守忠亦頗有勞頤少寛之弼奮而前曰先帝親授陛下以大器皇太后叶贊有功陛下宜追先帝顧復之恩報太后擁佑之力而此輩乃自云某人有功某人有勞臣不知此何等語且將置先帝與太后於何地耶上韙弼之言於是琦悚然失色卻立數步邵氏見聞錄治平初英宗即位有疾宰執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

復間諜兩宮時司馬溫公知諫院吕諫議為侍御史凡十數章請誅之英宗雖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出空頭勑一道參政歐陽公已簽參政趙槩難之問歐陽公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勑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謂少緩則中變也嗚呼魏公真宰相也歐陽公言吾為魏公作晝錦堂記公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蓋以此按二書所載不同私記毀琦特甚見聞錄譽琦又過當今並不取

上供米三萬石賑宿亳州水災饑民　九月丁卯詔復置武舉　初有詔以是日開邇英閣至重陽節當罷侍講吕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因聖體

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以後盛暑盛寒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丁丑禮院奏准畫日孟冬薦饗太廟改為祫祭按春秋閔公即位二十二月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真宗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祫祭仁宗天聖元年四月在諒陰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朞之內按行禘祭故四十九年之間九禘八祫例皆太速事失於始則歲月相乘不可得而正今

年未大祥未可祫明年未禫亦未可禘今年十月乞依舊時享從之　辛巳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家請謚禮院奏懷德已葬難定謚詔令更議復奏曰自古作謚皆在葬前唐開元三品以上將葬旣啟殯告贈謚於柩前無贈者設啟奠即告謚旣葬加謚出於唐時如顏杲卿盧奕皆盡忠王室當時置而不議至郭知運死十五餘年乃始請謚右司員外郎崔厦以為非旌善之體而太常博士獨孤及謂新制禮死不必有謚又謂有故闕

禮追遠請謚順也及長於開元之世親聞啟奠告謚而謂新制不必有謚豈非誣哉又有故闕禮追遠請謚皆違禮經何順之有國家給謚方用唐令然請謚之家例供尚書省官酒食撰議官又當有贈遺故或闕而不請景祐四年判都省宋綬建議令官給酒食其後又罷潤筆自此既葬而請謚者甚衆歳月寖久官閥行迹士大夫所不能知子孫與其門生故吏志在虛美隱惡而有司據以加謚是廢周公聖人之法而徇唐庸有司之議

詔自今得謚者葬前奏請或其家不請則尚書太常合議定謚葬前牒史館及以付其家即徇私謚不以實論如選舉不以實法既葬請謚者更不定謚臣等謂宜如舊從之　翰林侍讀學士劉敞以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謂執政曰如劉敞豈易得耶復賜以告每燕見諸學士必問敞疾少間否上嘗食新橙命賜之五十癸未命敞知衛州未行改汝州三司言敞再得告例不當給俸詔令特給　戊子詔兔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李東之

進讀以其自陳有疾求致仕也帝謂東之曰卿耆儒通識期於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先是帝亟欲肅正宫省東之諫曰陛下長君也立自齊邸人方觀望願曲為容覆嘗令押賜頴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竟即退帝諭王令留東之食冀其從容也翊日見帝具道王英睿仁厚社稷之福帝甚悦　先是夏國賀登極進奉人吴宗等至順天門欲佩魚及以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廄置一夕絶供饋宗出不遜語宜折之

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殿門想於押伴張覲詔令還赴延州與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授詔通判詰之宗曰引伴謂當用一百萬兵遂入賀蘭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使人目國主為少帝故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服遂不復辨庚午賜諒祚詔戒以自今宜精擇使人毋俾生事司馬光呂誨乞加高宜罪不報　是秋夏國主諒祚數出兵寇秦鳳涇原鈔熟户擾邊寨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詔遣文思副使王

無忌齋詔詰問司馬光言聞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很不賓則討誅之順從柔服則保全之不避彊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為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畧此事不以為意使其怨懟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為耻今歲以來諒祚招亡命點集兵馬窺邊伺境

攻圍堡寨驅脅熟户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很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服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伏望陛下博延羣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閒暇而養成大患也　冬十月庚子閱諸軍班直將校武藝

擢授有差　辛丑直祕閣同知禮院周孟陽告謝上諭閤門引對於延和殿久之自是數召見訪以時事最後至隆儒殿在邇英閣後苑中羣臣所未嘗至也　癸卯禮院奏魏國公宗懿無後濮王無嫡孫故事宗室推本位最長者承襲瀛州防禦使宗朴濮王第二子令於本位最長詔封宗朴襲岐國公　庚申翰林學士賈黯奏近詔令內外薦舉文武官堪備升擢及將領任使臣見頃者下詔薦士或其人已有薦者而有他人薦之則例

皆責以別舉臣愚謂宜無限重複可擇所薦多者持加擢用則庶幾得人從之　十一月甲子詔中外文字不得連用受益二字以翰林學士賈黯奏仁宗舊名所當避也　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外郎李師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刺陜西諸州軍百姓為義勇初宰相韓琦言古者籍民為兵數雖多而養至薄唐置府兵最為近之天寶以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産父母

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與唐之府兵何異陜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陜西三路皆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請於陜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一時不無小擾終成長利詔從之乃遣籍陜西義勇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考異宋史兵志云得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今從本紀及長編於是知諫院司馬光累奏以為今議者但怪陜西獨無義勇不知陜西之民三丁已

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二加以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揺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況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耶議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衣廩得勝兵數十萬教閲精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閲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

也蓋州縣承朝廷之意止求數多教閲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有節莫不謂真可以戰殊不知彼猶聚戲若遇敵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鋭今既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況陜西未刺之民乎帝弗聽光又六奏及申中書

自劾求去亦終弗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辯琦謂光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傲使聞陜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慴光曰兵之貴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厯間陜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耳今已降勅牓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為然雖光亦不能

無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粮戍邊反掌閒事耳琦黙然竟不為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粮戍邊率以為常矣　已卯知桂州陸詵奏交趾使所議事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貞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韓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乃始効順山路險僻多潦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但

當懷柔之耳是冬詵始桌邊至邕州召左右江四十五峒首領諳麾下閱簡土丁得精兵五萬補置將校更鑄印給之交趾大恐因遣使朝貢辭禮滋益恭其後詵又奏請每歲一教土丁仍自今三歲一造籍以聞　以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范純仁為江東轉運判官初純仁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俗不蠶織乃下令勸使植桑有犯罪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慕效後呼為著作林及徙襄邑縣有牧地初不隸縣衛士縱馬暴民田純仁

取一人杖之主者怒白其事於朝有詔劾純仁純仁言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十二月庚子知制誥祖無擇獻皇極箴賜詔奬之　丙午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王疇為樞密副使上嘗謂輔臣曰疇善文章歐陽脩曰其人亦勁正但不為赫赫之名耳一日晩帝御小殿召疇草詔因從容談中外事語移時上喜曰卿清直好學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不數日遂有是命疇辭不

拜帝遣內侍趣疇入御延和殿以俟之日已昳須疇入乃進內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言疇望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為輔弼者上以初政除兩府而公輔沮格制命不行丁未責授滁州團練使不僉書本州事知制誥祖無擇乞薄責公輔且不即草詔上欲并責無擇中書救之戊申坐罰銅三十斤知諫院事呂誨言疇自登科三十五年仕宦不出京城進身由徑從而可知公輔言其資淺望輕蓋欲朝廷選任賢

才未為過也責降太重士論紛紜臣竊為陛下惜之伏乞復公輔舊官止奪其職移知僻小州軍俾令思過稍息紛紜之論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吕公著亦上疏乞寢公輔責命不報後數日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因奏審刑院事對便殿從容又為上言外議皆謂責公輔太重訖不從　以内侍省押班文思副使王昭明為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勾本路兼管勾鄜延路蕃部公事慶州駐劄供備庫副使李若愚為涇原路權駐泊兵馬

鈐轄專管勾本路兼權管勾秦鳳路蕃部公事渭州駐劄令體測蕃情治其訴訟公事及有賞罰則與其帥議而大事即以聞各許歲乗馹奏事團結強壯預為經畫冦至令老弱各有保存之所後數日又以西京左藏庫副使梁實領秦鳳内殿承制韓則順領鄜延而令昭明若愚專領本路諫官呂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於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鈐轄乎臣欲乞朝廷罷之精擇帥臣凡事一切付

委庶幾閫外之權得盡其用矣御史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瞻又因入對力請追還昭明等訖不從瞻盩厔人也　王昭明等既至召蕃部酋領稱詔犒勞賞以銀帛籍城寨兵馬計族望大小分隊伍給旗幟使各繕堡壘每人置甲以備調發仍約如令下不集押隊首領以軍法從事知延州程戡言蕃部所以亡去苦邊吏苛暴為西人誘畧耳今昭明等徒能呼召首領犒以牛酒恐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更置路分鈐轄都監各

部一將軍馬兼沿邊巡檢使勿復專蕃部事亦不從考異程戡正傳云從其奏悞矣　癸丑以河北都轉運使趙抃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抃前使蜀時言蜀人好妖祀聚衆為不法請以其首處死餘皆黥流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抃察其無他謂囚曰汝輩能復業吾釋汝罪皆叩頭乞自新乃止坐為首者餘釋不問蜀人大悅他日上謂轉運使榮諲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　是歲畿內宋亳陳許汝蔡唐潁曹濮濟單濠泗廬壽楚杭宣洪鄂

施渝州光化高郵軍大水遣使行視疏治振恤蠲其賦租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七十三起旃蒙大荒落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膺歴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

帝

治平二年春正月丁卯詔夏國主諒祚自今涇原秦鳳

路熟户及弓箭手地分不可更行侵擾始朝廷遣王無

忌齋詔責諒祚諒祚遷延弗受詔而因其賀正使荔茂
先附表自言起兵之由歸罪於我邊吏辭多非實故復
以詔戒諭焉諒祚終弗聽　以編排中書諸房文字王
廣淵直集賢院上在藩邸廣淵因上左右時君卿獻其
所為文及書札上愛其才故特命以此知諫院司馬光
言廣淵雖薄有文藝其餘更無所長於士大夫間好奔
競善進取鄉以初任通判排編中書文字二年之間堂
除知舒州薦紳已相與指目為僥倖今既留不行又驟

加美職安得不取外朝怪惑陛下方蒞政之初欲簡拔天下賢才寘諸不次之位以率厲羣臣而執事之臣不能稱陛下之意前此用皮公弼權發遣三司判官令又用廣淵直集賢院將何以使天下之人尚廉恥之節崇敦厚之風乎光凡再論列訖不報　癸酉參知政事歐陽修言諒祚猖狂漸違誓約朝廷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歷罷兵以來當時經用舊人唯戶部侍郎致仕孫沔尚在沔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

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雖中間曾以罪廢然棄瑕使過政是用人之術欲乞朝廷察訪特加獎用庶於人才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詔以沔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禮院奏請自今文武臣薨卒當輟朝者皆輟聞喪之明日從之　丁丑賜許蔡二州錢鈔十萬貫令和糴以救饑民仍命駕部員外郎李希逸提舉　壬午命供備庫副使孟淵等十九人往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淮南路募兵司馬光言近聞朝廷於在京及諸路廣招禁軍

其災傷之處又招饑民以充廂軍臣愚以為國家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則衣粮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當十遇敵必能取勝兵多而不精則衣粮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致敗亡此利害之明如白黑不為難知也慶歷中西邊用兵朝廷廣加召募近歲又累次大揀廂軍以補禁軍之數兵不為少矣何苦更欲召募此盖邊鄙之臣無他材畧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求他日邊事或敗歸咎

於己是以不顧國之匱乏只知召募取其虛數不論疲軟無所施用此羣臣容身保位苟且目前之術非為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臣願陛下速降指揮應在京及諸路並宜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其災傷之處州縣不得妄招饑民以充廂軍但據所有斗斛救濟農民俟向去稍豐使各復舊業則天下幸甚　甲申以太常博士集賢校理郘亢為直史館潁王府翊善同判司農寺令於皇子兩位

供職帝嘗召對羣玉殿訪以世務曰學士真國器也

二月辛丑以三司使給事中蔡襄為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為皇子中外無間言既即位以服藥故皇太后垂簾聽政嘗為中書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官宮妾爭相熒惑而近臣中亦有異議者乃一二知名人也中書不敢問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遂云襄嘗有論議然莫知虛實上聞而疑之數問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請朝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

錢穀事務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韓琦等共奏三司事無缺失罷之無名今更求一材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歐陽修又奏襄母年八十餘多病襄但請朝假不趣起居耳日高後即入省亦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上未嘗不變色及諒祚攻擾涇原上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早擇人琦等初尚揮解纔知上意不回因奏待襄陳乞可以除移初傳者多端或云上入宮後親見奏牘至是因襄請罷

琦遂質於上上曰内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即已聞之琦曰事出曖昧若虚實未明乞更審察茍令襄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以傾陷善人難立矣曾公亮曰京師從來喜為謗議一人造虚衆人傳之便以為實前世以疑似之言害陷忠良者非惟臣下被禍兼與國家為患修曰陛下以為此事果有否上曰雖不見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無修曰疑似之謗不唯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辨真偽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學

石介字體久之學成乃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賴仁
宗聖明弼得保全臣至和初免喪至闕下小人有嫉忌
臣者偽撰臣乞沙汰內官奏藁傳布中外內臣無不切
齒判銓才六日為楊永德所譏以差船事罷知同州亦
賴仁宗保全尋知其無罪遂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
令有文字猶須更辨真偽况無迹狀陛下幸不致疑琦
及公亮又各進說上曰造謗者因何不及他人遂命襄
出守以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權三司使至和

初公弼為羣牧使帝在藩邸嘗得賜馬給使吏以馬不善求易之公弼曰此朝廷近親且有素望宜避嫌不可許至是公弼奏事帝曰朕往在宮中卿不欲與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矣公弼頓首謝帝又曰卿繼蔡襄為使襄主計訴訟不以時決頗多留事卿何以處之公弼知帝不悅襄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者妄耳帝益以公弼為長者　癸卯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王疇卒帝甚悼惜之臨哭賜白金三千兩贈兵部尚書謚忠

簡疇性介特勵風操喜言朝廷事然於時不能無顧望其貳樞府才五十五日　丙午降陜西轉運使光禄卿陳述古為少府監知忻州坐權知渭州日擅移涇原副總管劉幾權知鳳翔并劾幾罪按問多失實故也　賜禮部奏合格進士明經諸科鄱陽彭汝礪等三百六十一人及第出身甲辰大風晝冥丁未録囚　丁巳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准詔詳定禮院及同知禮院吕夏卿禘祫異議請如禮院所議今年十月祫明年四月禘如夏

卿所議罷今年臘祭從之　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賈黯為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時周孟陽王廣淵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俊乂淵朝未有一被召者獨召親舊一二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嘗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顧所用如何耳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以禮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龔鼎臣為集賢殿修撰

知應天府初鼎臣為宰相韓琦所善翰林學士吳奎欲舉御史賈黯不肯奎爭不能得乃止既而以都官員外郎槇起居舍人知諫院遂知雜事在言職少所建白至是出之其後上欲用王廣淵為諫官曰近歲諫官御史多不職如龔鼎臣乃未嘗言事也鼎臣以嘉祐元年五月知諫院八年正月為知雜御史其在諫院蓋一年半有餘實錄云未幾遂知雜事恐誤今削去未幾字據鼎臣本傳言事疑亦不少英宗云未嘗言事疑本傳有所緣飾也實錄云上自即位委政大臣諫官御史言事者有司馬光呂誨傅堯俞趙鼎范純仁呂大防而光誨言事尤多光嘗言王廣淵姧邪不可以直集賢院誨嘗論奏宰相韓琦五罪以

為當罷皆弗聽按范純仁呂大防此時猶未除言職光言王廣淵奸邪已見正月除集賢院時誨奏韓琦五罪當在濮議後此時未也

己未起復前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吳奎領故官職奎固辭不許奎遣其子大理評事璟奉表懇辭上意必起之韓琦曰近年兩府大臣文彥博賈昌朝富弼各乞終喪奎必不肯起歐陽脩曰若邊境有急金革從事則不容免上曰方此西邊未寧奎可自遂其私耶乃召璟於延和殿面諭賫詔賜奎奎終辭上許之召璟見延和殿乃五月辛酉今并書之詔月給俸錢之半奎固辭不受

月丁卯詔貢院經殿試進士五舉諸科六舉經省試進士六舉諸科七舉今不合格而年五十以上者第其所試為三等以聞乃以進士孫京等七人為試將作監主簿餘三十八人為州長史司馬文學　上初即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監周琮等作新歷三年而成琮言崇天歷氣節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中官正舒易簡與監生石道李遘更陳家學於是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

劉攽考定是非上推尚書辰弗集於房與春秋之日食參今歷之所候而易簡道邁等所學疎濶不可用新書為密乃賜名明天歷詔翰林學士王珪序之琮等各遷兩官賜物有差其後明天歷亦不可用琮等皆奪所遷官嘉祐六年七月乙卯初命鎮等三人監修歷琮奪官在熈寧元年八月又十一月 辛未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以嘗言中丞賈黯過失辭職黯奏曰諫官御史本人主耳目一時公言非有嫌怨且誨初得御史乃臣與孫抃等五人薦舉臣等知其為人方

正謹厚今茲擢用甚允衆望臣得與之共事必能叶濟伏望趣令就職詔以諭誨誨遂受命因言歷代設耳目之官蓋以輔人主之不逮否則九重之外無復聞見萬幾之事皆為壅蔽由是論之獻替之言不可一日無也凡事宜辨論是非稍涉欺妄當行重責不當置其言而不用使之沮辱在賢者則死而後已不賢者翩然以思動為身謀悠悠皆是矣假如朝廷之事臺諫官不得預聞及其政令既下方始得知比正其所失則曰已行之

命難以追改是執政之臣常自取勝耳目之官與不設同也又聞近日臣寮建議以先帝臨政信任臺諫官所陳已行之事多有追奪欲陛下矯先帝之為凡事堅執不可易行一繆令進一匪人倡言於外曰出自清衷人必不敢動揺果有之是欲窒塞聖聰使拒諫遂事豈公忠愛君之人哉臣嘗親奉德音指緘默者甚衆然終不聞有所誡勵竊謂陛下好問之心過於虞舜但未嘗察其言耳求治之切有如漢宣但未嘗責其實耳臣既未

得去敢不以言責自任伏望陛下既問之當察其言既用之當責其實無俾左右蔽惑聰明言事之官時有懲勸則人無苟且職事皆舉太平之基不難成矣　辛巳翰林學士王珪奏權御史中丞賈黯前以學士同修撰仁宗實録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仍舊供職從之

壬午禮院奏近依國朝故事詳定仁宗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禫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勅臣等謹按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為畢

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康成之説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從吉益失之也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不宜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為大祥五月擇日而禫六月一日從吉從之　己丑賜越州上虞縣朱回女家絹三十匹米二十斛朱母早亡養於祖媪方十歲里中朱顔與媪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朱號呼突前擁蔽其媪手

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毋殺媼也媼以朱故得脫朱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故有是賜其後會稽令董偕為朱立像於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上嘗問輔臣天下金穀幾何韓琦等俱以對因問冗兵之費倍於曩時何也歐陽修曰自西事以來邊城廣為守備既增置軍額則歲費益多上又問祖宗綏懷如此尚有倔彊者琦曰國家意在息民故示大體含容之耳　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

在東乞與門下省對移從之會要以為三月十四日事今附月末　夏四月戊戌詔禮官及待制以上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年五月奏進呈故也　辛丑詔監司知州歲薦所部吏務在得人不必充所限之數先是御史中丞賈黯言今京朝官至卿監凡二千八百餘員而吏部奏舉磨勘選人未引見者至二百五十餘人臣不敢遠引前載且以先朝事較之方天聖中法尚簡選人以四考改官諸路使者薦部吏數未有限而在京臺

閣及常參官嘗任知州通判雖非部吏皆得薦時磨勘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後資考頗增而知州薦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又常參官不許薦士其條約比天聖漸繁而改官者固已衆矣然磨勘應格者猶不越旬日引對未有待次者皇祐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人皇祐及今才十年耳而猥多至於三倍向也法疎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正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一

郡之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為遺
已當舉者避謗畏譏欲止不敢此薦者所以多而真才
實廉未免恩於無能也謂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
必滿所限之數帝納其言故降是詔　丙午奉安仁宗
御容於景靈宮孝嚴殿　五月癸亥以資政殿學士禮
部侍郎知太原府陳旭為樞密副使呂誨言先朝任陳
旭時臣與唐介范師道趙抃王陶言其姦邪不當置於
二府封章交上醜迹皆著而外則近臣主張内則宦官

引援韓琦極力為地富弼依違不决凡論列半年旭出知定州臣等謫斥江外事既兩罷曲直不辨人言沸騰第成先帝之一失近崇政殿奏對承奉德音謂旭有才人或言其姦邪者不數日遽聞除命豈有中外言其姦邪明哲知而復用臣竊謂大臣極力引薦陛下不得已而用之耳唯冀清衷更賜沉慮旭之進退繫於宸斷以兵部員外郎秘閣校理蔡抗兼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同知諫院抗初為睦親宅講書出入宮邸不受饋遺

上器重之請於濮安懿王願得與遊每見必衣冠盡禮
義兼師友及親政即問抗安在抗時為廣東轉運使亟
召判都理欠憑由司抗未至上每見奉使南來者輒問
之及入對留語日旰曰卿乃朕故人朕望於卿者厚勿
以常禮自疎也居數月遂有是命　以翰林學士權知
開封府馮京為陝西安撫使　戊辰詔曰朕觀漢宣之
治綜核名實而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繼統之
業盛矣朕蒙先帝遺烈懼德不明未燭厥理乃夙興以

思嘉與公卿大夫厲精為治屬天下承平日久内外因
循惰職者衆未聞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也徒累積歲
月以幸其進又沽飾名譽以徼所知其可道者亦不過
務在簿書期會之間朕何望焉夫緘嘿苟簡者弗懲則
端良敏濟者亡以勸朕持賞罰之大公固將必行之詩
不云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百執事其易慮孜孜各修
厥職以稱朕意　辛未以東上閤門使劉幾知鄜州幾
初權涇原副都總管與陳述古交訟既罷而代幾者遂

發幾過用公使錢詔幾赴永興軍聽核權御史中丞賈
黯言國家任用將帥當責以禦邊捍寇之效細故小恐
皆宜畧之則可以得其死力太祖時天下未定用李漢
超等一十四人分捍三邊皆十數年不易舉其州征榷
之利皆以與之仍聽其貿易免所過征税軍事無小大
皆許便宜以故漢超等得成功名而二十年間無西北
之憂慶歷中陝西用兵頗失此術邊臣用公使錢微有
過則為法吏繩以深文如尹洙張亢滕宗諒是也今西

戎叛擾陛下方當以恩威御諸將所宜思太祖之得人而懲近事之失體如幾者茍無大過願赦而不問上納其言故有是命此據寶訓邊寄篇　丙子賈黯奏近者皇子封拜並除檢校太傅臣按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為父師於義不可蓋前世因循失於釐正臣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毋兼師傅官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黯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

授之宜正其失詔可且令已受命者異時加恩改授
甲申命宰相韓琦曾公亮權兼樞密院公事富弼在告
故也弼自去冬以足疾卧家至是章二十餘上乞補外
郡上終不許　丙戌樞密院編機要文字九百八十一
册以進賞執事者有差　六月辛卯以江東轉運判官
屯田員外郎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權發遣
鹽鐵判官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
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知雜事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

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内出純仁大防名而
命之大防藍田人也大防首言綱紀賞罰未厭四方之
望者有五進用人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許
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
沮之疆埸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
論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數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
十筋力已耗哀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召其
子而呼之者再遣使而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堪邊

任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為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
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
退以禮亦何必過為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
癸巳羣臣表請聽樂弗許五上表乃許之　己亥詔自
今三司久任判官不得別舉職任　壬寅提舉在京諸
司庫務王珪等奏都官郎中許遵編修提舉司并三司
類例一百三十册詔行之以在京諸司庫務條式為名
遵泗州人也　己酉以莊宅使張利一為皇城使知雄

州兼河北沿邊安撫使代皇城使李中祐也以中祐權
定州路總管司馬光言臣竊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
為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册為國主歲捐
百萬之財分遺二國豈樂此而為之誠以屈己之愧小
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
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忿心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
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為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
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

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另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妄殺北民則戰鬬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雕弊倉庫虛竭將帥之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漁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

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政事待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漠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命試校書郎孫倂試將作監主簿常秩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皆為忠武軍節度使推官倂知來安縣秩知長社縣回知南頓縣倂等皆以文行知名為知制誥沈遘王陶等所薦命下而回卒倂秩皆辭不赴回候官人平言子也惇行孝友

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以求名譽甞舉進士中第為衛真簿於事有所不合稱病自免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弟向同亦以文學知名　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莫敢先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即敕吏以光手槀為案其議曰臣等謹按儀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

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貽
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之入繼者多
於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
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
宗室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
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
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
也臣等竊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

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崇譙國襄國太
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
稱議上中書奏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
與不名於是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
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時議者或欲稱皇伯考天
章閣待制呂公著曰真宗以太祖為皇伯考非可加於
濮王也是月乙酉中書又奏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
母報及案令文與五服年月敇竝云為人後者為其所

後父母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碁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父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議詔從之執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臺諫皆是王珪等議論洶洶未及上太后聞之辛亥内出手書切責韓琦等以不當議稱皇考而琦等奏太后以珪等議稱皇伯為無稽且欲緩其事須太后意解甲寅降詔罷尚書省集議令有司博求典故

務合禮經以聞翰林學士范鎮時判太常寺即率禮官
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
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
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
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
皆非是因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
之執政得奏怒召鎮責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
上耶鎮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

何更以為罪乎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
早從王珪等議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言朝廷既知議論
不一當辨正是非參合眾意明所適從豈可事未有定
遽罷集議還付所司詔命反復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
也漢宣光武皆稱父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
繼於今事體畧不相類據王珪等議濮安懿王於仁宗
皇帝具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於禮得矣及
引元佐元儼稱皇兄皇叔之類皆本朝典禮安得謂之

無據臣竊原勅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為皇考與仁廟同
稱此事非出清衷必佞臣建白苟悅聖情二三輔臣不
能為陛下開陳正論又將啓其間隙違背禮義惑亂人
情忘先帝之眷荷陷陛下於非正得為忠乎臣伏望陛
下別降詔旨以王珪等議為定取前後所獻不一之論
盡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寘之於法可以渙釋羣
疑杜絶邪論誨前後三奏皆留中不行誨前奏以六月二十九日丁卯
上後二奏不得其時今並附六月末司馬光言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

月勅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臣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但稱

皇考其讓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使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為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恐不侔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為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為父為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為此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焉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

懿王如珪等所議　秋七月壬戌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樞密使户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累上章以疾求罷至二十餘上上固欲留之不可癸亥罷為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初除僕射及使相弼八上章乞以本官出守不從將行又乞罷使相或僕射一官許罷僕射而改制焉　丙寅詔曰事有先後故制有隆殺禮有重輕故用有豐約凡郊廟所以奉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服御之費其務減省　丙子放宫女百八十

人　丁丑太白晝見戊寅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賈昌期卒帝幸其宅奠之贈司空兼侍中諡曰文元御篆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期在侍從多得名譽及執政以結宮人宦官數為諫官御史所攻云　己卯羣臣上尊號曰體乾膺歷文武睿孝皇帝詔答不允　庚辰以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文彥博為樞密使初彥博自河南入見上謂曰朕在此位卿之力也彥博對曰陛下登儲纂極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功臣何與焉上曰備

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上曰暫煩西行即召還矣彥博行未至京輿亟有是命又遣中使促之樞密使吏部侍郎張昪罷為彰信節度使平章事判許州昪以在病告求罷凡七上章乃得請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為樞密使將進擬不以告修修覺其意謂兩人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兩人服其言遽止及昪去位上遂欲用修修又力辭不拜此據蘇轍神道碑　辛巳以權三司使龍

圖閣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為樞密副使公弼上言諫官御史耳目之官比來言事罕見采用非所以達四聦也陛下當以政事責成大臣而委視聽於臺諫非其人則絀之如此則言路通而視聽廣矣　以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韓絳權知開封府尋遷三司使絳在成都凡再歲始張詠鎮蜀時春糶米秋糶鹽官給劵以惠貧弱歲久劵皆轉入富室絳削除舊籍召貧民別予劵且令三歲視貧富輙易之豪右不得逞蜀與夷接邊人伐木

境上數侵爭因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蠶崖閉絶番部往來就威茂交易異時内侍使蜀使酒場吏主貿賣因倍取以資費絳奏請加禁約上勑内侍省著爲令每行必申戒焉及在三司又請以川峽四路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以平物價上嘆曰衆方姑息卿獨不徇時耶即行之内諸司吏有干恩澤者絳執不可上曰朕初不知當爲卿改而干者不已絳執益堅因爲上言身犯衆怒懼有飛語上曰朕在藩邸頗聞有

司以國事為人情䘏所守固善何憚於譏先是宫中所用財費悉以合同憑由取之絳請有例者悉付有司於是三司始得會計　以知制誥沈遘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遘為人輕俊明敏通達世務前知杭州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使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者奪歸其父母接遇士大夫多得其歡心部吏皆樂傾盡為之耳目刺里巷長短纎悉必知故事至立斷衆莫不駭伏小民有犯情稍不善不問法輕重輙刺為兵

姦猾屛息時鞠真卿提點刑獄欲案其事移州詰問遘爲稍弛所刺卒給以公據復爲民會遘召還真卿亦罷去事遂寢議者以其嚴比孫沔其治開封如治杭晨起視事及午事畢出與賓舊往還從容談笑以示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逾月加龍圖閣學士尋遷翰林學士以母喪去位遂卒遘遷翰林學士在三年九月卒在四年九月今并書八月庚寅大雨辛卯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殺人畜不可勝數上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

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沒　甲午命
鹽鐵副使楊佐等提舉修諸軍班營屋虞部郎中來
令孫等八人就賜水死諸軍民錢葬祭其無主者　乙
未詔曰乃者庚寅大雨室廬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
害於有秋災變之來曽不虛發豈朕之不敏於德而不
明於政歟將天下刑獄滯寃賦徭繁苦民有愁嘆無聊
之聲以奸順氣歟不然何天戒之甚著也中外臣寮並
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害可以佐元元者悉

心以陳無有所諱執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協徳交修以輔不逮　司馬光上疏曰頃暴雨大至一夕之間川澤皆溢原隰丘陵悉為洪波都城之内城闕摧圮官民廬舍覆没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予敢以愚慮言之葢有三焉竊惟皇太后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全非皇太后之力當陛下初得疾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宫之前

為陛下叩頭祈請頟為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為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宫之情介然有隙陛下為人之子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於眾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為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宫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閒宫希曾省見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寛仁重違物議

晚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捨黜陟未必皆當及陛下即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収取威福進賢退愚賞善罰惡使海内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之不肖不能退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卒意差除無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寛此天下所以

重失望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為非而以他人所言為是乎此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也夫以君相之重何啻泰山賤臣之輕何啻雞卵乃欲相與校其勝負臣固知其不敵矣是以四方懷忠之士顧效區區者皆望風不進結舌沮氣此

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内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意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懽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剗塞獘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虚心從善而皆行之以至誠則人心既悦天道自和嘉端並至福

流子孫矣呂誨言按五行志曰簡宗廟廢祭祀水不潤下乃者濮安懿王一事始議或將與仁廟比崇終罷追封不及燕王之例禮失中而孝不足是亦幾乎慢也京房傳曰饑而不損茲謂大荒厥災水去冬及春許潁等郡大荒臣謂尚方不急之用後苑淫巧之作宜加裁減以崇儉約量入制用正在今日又辟遏有德厥災水蓋有德之人壅遏而不用也今官不試職名不副實賢不肖溷淆於下而況前席詳延無非藩邸之舊清途進用

皆出權倖之門忠良之人寧無體解古者以功績舉賢
則萬化成而瑞應著後世以毁譽取人故功業廢而災
異至陛下當翼翼循思追救其失庶幾消復之理也呂
大防言雨水為患此陰勝陽之沴因陳八事曰主恩不
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外國連謀盜賊恣行
羣情失職刑罰失平初議崇濮安懿王史館脩撰同知
諫院蔡抗引禮為人後之義指陳切至涕下被面帝亦
感泣會京師大水抗推原咎證守前說以對大臣不便

之庚戌命抗知制誥兼判國子監罷諫職　乙卯詔減定袞冕制度從同知禮院李育奏也育河南人嘗與同列議禁中事既上有中人來問誰為此同列懼未對育獨前曰育實為之中人即去事亦寢　命知制誥宋敏求韓維同修撰仁宗實錄　九月辛酉提舉編纂禮書參知政事歐陽修奏已編纂禮書成百卷詔以太常因革禮為名賜修等銀帛有差　壬戌以霖雨罷大宴司馬光言陛下將有事於南郊羣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

而陛下深自抑損以承答天譴慰釋衆心望自今所有羣臣上尊號表皆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光既奏疏復面有開陳上嘉納之羣臣凡五上表終不允　己巳策制舉人甲戌以制科入等著作佐郎范百禄為秘書丞升一任前和川縣令李清臣為著作佐郎百禄所對策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孝哀尊共皇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桓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湧井溢孝靈尊仁皇而

京師大水陛下之於濮安懿王情可以殺而禮不可以加恩可以斷而義不可以隆禮為人後者為之子古者特重大宗則降其私親蓋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社稷之祀重也門内之朞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是悖先王之禮矣禮一悖則人心失而天意睽此變異之所從來也古之聖帝明王未嘗無過然而貴乎能改陛下宜詔有司勿復議追尊事第因濮安懿王建國為之立長以為嗣王世世奉祀安懿王永為一國太

祖則人心悅而天意解大雨之沛何用禳哉百祿鎮從子也清臣安陽人韓琦妻以其兄之子歐陽修奇其文以為似蘇軾試祕閣考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也試文至中書修迎語曰考官不置清臣於第一則繆矣發視如言及廷對或謂清臣當以五行傳對所問災變當復得第一清臣曰此漢儒附會之說吾不之信民間豈無疾痛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如人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曰

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清臣第竟在次等　丙子以權御史中丞賈黯為翰林院侍讀學士知陳州從所乞也先是黯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為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黯已被疾疏言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今二三執政知陛下為先帝後乃阿諛容說違背經義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於是引疾求去而有是命後十二日卒口占遺

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為請贈禮部侍郎初黯母陳歸
宗繼母史在堂後迎陳歸二母不相善黯能安以事之
黯修潔自喜在朝數言事人稱其介直賈黯卒在十月戊子贈官在丁
酉今并書　壬午太白犯南斗以龍圖閣直學士判都水監
韓贄知河南府坐都城内外溝洫久不治故也　先是
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内降補人當時諫官御史累
有論列仁宗深悟其事因著令僧官有闕命兩街各選
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缺中書已下兩街選人不

上而内臣陳承禮以寳相院僧慶輔為請内降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不可歐陽修乃奏曰補一僧官當與不當至為小事何係利害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内降改先朝著令則是内臣撓朝政此事何可啟其漸又奏曰宫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於防制此一小事陛下不以為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為上親信朝政可迴外間威勢不小矣上遽可中書所奏令只依條例選試

冬十月甲午復以王安石為工部郎中知制誥母喪除

故也 癸卯呂誨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中外事皆得風聞期補益聰明以防壅蔽臣覩天聖景祐間三院御史五員差出者三人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葢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然猶不下十數員今御史臺闕中丞者累月御史五員差出者三人唯臣與范純仁呂大防供職封章十上報罷者八九諫官二員司馬光遷領他職傅堯俞出使北庭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臣竊為聖朝羞之添置言事官員數以廣聞見

實求治道之大要也　乙巳命知制誥邵必權知諫院

戊申以權發遣三司開折司孫永為諸王府侍讀中書編排文字孫固為諸王府侍講穎王好學不倦一日出新録韓非子屬府僚讎校永曰韓非險薄刻核其書背六經之旨願無留意王曰録此備藏書之數非所好也　壬子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知青州士宗入辭上謂曰朕素知卿忠純之操豈當久處於外因命再對及見論知人安民之要願守祖宗之法無數變

也考異士宗再對墨史有之朱史削去今仍附見　甲寅呂公著編仁宗御集成一百卷以進上御延和殿服鞾袍觀之兩府皆侍以翰林學士馮京為南郊儀仗使閡御史中丞故也即日更命給事中天章閣待制彭思永權御史中丞　十一月庚午朝饗景靈宮辛未饗太廟壬申祀天地於圜丘以太祖配大赦先是百官習儀尚書省賜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前劾失儀及是宰相韓琦以聞上曰已赦罪矣琦言故事失儀不以赦原上曰失儀薄

罰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卒赦之

十二月甲辰夏國主諒祚使人來賀正旦丁未使人來賀聖壽節司馬光言竊見近年以來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戶蕃部聞其亡命叛去及潛與交通者已為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蕃部有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沿邊者諒祚皆迫逐使入內地邊臣坐視不能救援

遂使其餘熟户皆畏憚兇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責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皆侮慢欺冒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虚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多懦怯别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知多聚兵馬以自衛其身一路有警則三路皆聳盡抽腹内州軍下番兵士置在麾下使之虚食糧草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遣來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回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臣雖愚駑不習邊

事竊私意料之諒詐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朝廷不為之備其所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來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為謀主入寇則用為鄉導也其所以誘脇熟户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為東方客軍皆不足畏唯熟户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鬬若先事翦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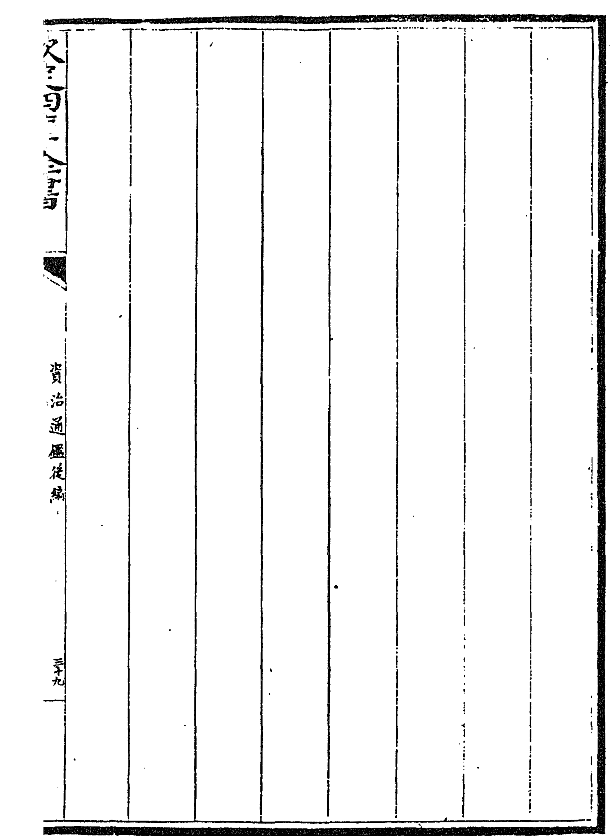
耗散諸蕃公私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為常不復設備然後乗虛入寇也臣謂朝廷宜宵衣旰食以為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即以為臣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為恭順得其欺慢之語以為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且欲其未發止求目前之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悒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寮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外國情偽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

以其官職之疎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省覽擇其理道
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治兵禦戎之策則處置
自得其宜矣　郊祀既畢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復申前
議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禮且言今佞人進說惑亂
宸聽中書遂非執守邪論當有以發明經義解釋羣疑
臣欲乞中旨下樞密院及後來進任兩制臣寮同共詳
定典禮以正是非久而不決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
誨尋進對延和殿開陳懇切前後凡七奏不從因乞免

臺職補外又四奏亦不從遂劾韓琦曰永昭陵土未乾玉几遺音猶在乃琦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絶大宗言者論辨半年琦猶遂非不為改正中外憤鬱萬口一詞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

考異

李燾曰濮王申陳以誨劾琦疏附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後又疏斥琦不忠者五并及頒府寮友不用正人頗與此異此據誨章奏馮潔己御史臺記亦以此為第六疏與申陳所載並同然疏稱濮議半年不決則恐不當在明年且明年誨已累章彈歐陽修不應後章全不及修今來參酌附此年末更須考詳不知直道之難行自謂孤忠之可進按琦集乃甲辰冬乞罷相表甲辰治平元年也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三